

世界文學名著

文 庫

辛 克 萊 著

繆 一 凡 譯

THE POT BOILER INTEGRAL EQUATIONS

By

UPTON SINCLAIR

Translated by

MIAO I FAN

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五月初版

(80107)

世界文學名著文

丐一册

The Pot Boiler Integral Equations

每册定價大洋伍角

外埠酌加運費匯費

原著者

Upton Sinclair

譯述者

繆一凡

發行人

王雲五
上海河南路

印刷所

商務印書館
上海河南路

發行所

商務印書館
上海及各埠

版權所有
翻印必究

*C六九〇

嚴

中央宣傳委員會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字第一四四三號審查證

譯者序

這位作者是大家都熟悉的，不用我來介紹，他的著作被譯成中文的已有不少。現在祇把我個人對於本書所發生的關係，略講幾句。

在一九三二年，從友人梁君處借到本書的原文，看過以後，竟感到非常的興趣，所以又轉借給另一個友人。不幸一二八慘案發生，這位友人恰巧住在北四川路，他所有的東西都遭焚毀，這本小書當然也不能例外。本書原是商務印書館所經售的小藍皮叢書之一，後來我就跑去，發癡似地站在一堆小藍皮叢書面前，尋了幾小時，差不多把所有的都翻過了，終找不到此書。問了許多西書店，也沒有別的版本。去年我就託該館到美國去定購，本來此種書在該館祇售一元二十本，誰知我卻花了一元餘，始買到這小小一本東西。當我收到此書的時候，歡喜得如同見到久別重逢的好友一樣。後來我又花了許多

功夫，把它譯了出來。承余上沅先生參照原文略加修改，故特在此誌謝！

本書並不是充滿了濃厚的色彩，也不是怎麼激昂熱烈，像他的其他傑作一樣。它祇是大膽地把社會的黑暗暴露出來，還帶着許多深刻的諷刺，頗能引起讀者同情心的共鳴。正像著者自己所說，裏面充滿了眼淚和歡笑，悲哀和熱情，能打動人們的心坎。並且在演劇的技巧方面，也有新的貢獻。所以我謹把此劇介紹給各位，希望讀者不吝指教。

二十三年六月一凡識於滬上。

正劇中的人物

威侯——著作家

蓓凱——助理編劇家兼評論家（他的妻）

碧兒——他們的兒子（八歲）

爹——威侯的父親

史密德——雜貨店老板

警察

房東太太

插劇中的人物

賈克——主角

鮑浦——他的堂兄

爹——他的父親

吉茜——他的姐姐

葛萊第——他的未婚妻

佩安——女侍者

道萊——她的姐姐

碧兒——街上的小癩三

史密德——飯館老板

警察

房東太太

掃雪者

管家

(註)——在正劇和插劇中飾爹，碧兒，史密德，房東太太，警察的演員，都是同一個人，飾賈克的就是飾威侯的演員，飾佩安的就是飾蓓凱的演員。

第一幕

景——離開足燈約有六尺的地方，掛着一層透明的紗幕。在全劇中，凡在幕前演出的就是正劇，凡在幕後演出的就是插劇。在紗幕的兩旁，佈着大寄宿舍中一間小閣樓的背景。紗幕的中段最好稀薄得幾乎沒有了，使觀眾可以很清楚地看見插劇中的重要動作。正劇的右面，是一扇長窗，開出去就是太平梯，窗前放着一個小孩子睡的帆布牀。正劇的左面有一扇小窗，一個門，一個平面書桌和兩張椅子。正劇的背景在此四幕中一直沒有更動。插劇的背景隨着每幕而換。第一幕的背景是紐約一家老式有錢人家的一間客廳，當中和左面都有門。紗幕的前後裝着許多小電燈，同時還要能够於一次關掉幾盞，所以不論前景或後景都能够慢慢地隱滅。正劇通明的時候，插劇就暗得使人看不見。前面全黑的時候，我們就可以從稀薄的紗幕中

看見插劇演出。有時因了猛然的攪擾，夢就在一剎那間消滅，閣樓的真象立刻顯露在我們眼前。全劇中需要三個正劇中的人物迅速地換裝，在插劇中演出，還要迅速地回到正劇中來。在這些地方，對白和地位都已編排得可以運用這種變化。

幕啓——正劇，蓓凱正把碧兒放到牀上去，她又年青又美麗，他是很活潑的，不過亦是很瘦弱的小孩。

碧 媽！

蓓 碧兒，怎麼？

碧 你猜得着嗎？

蓓 猜幾猜？

碧 三猜。

蓓 好吧。我猜我的小寶寶不想睡覺。

！碧 媽！你猜到了！

！蓓 當然，媽猜起來總不會錯的。

！碧 可是天還沒黑哪。

！蓓 我知道——因為這是夏天呀。你忘記了那首歌嗎？（唱）

冬天起身天還黑 穿衣都得用燈光

到了夏天就不對 白天就得爬上牀

！碧 媽——爸爸怎麼還不回來呀？

！蓓 我不知道，好孩子。你爸爸有事。

！碧 他不回來吃晚飯嗎？

！蓓 我不知道——他沒有跟我說。

！碧 他是在那兒寫東西嗎？

！蓓 是的——不然就是在那兒想他所要寫的東西。

碧 媽！他很會寫的，是不是？

蓓 當然！

碧 你瞧他寫得好嗎？

蓓 當然好啊，碧兒！

碧 你並沒有對他說寫得好呀。

蓓 我沒有說嗎？

碧 沒有——你倒常常怪他寫得不好？

蓓 (笑) 哦，媽是要他寫得更好點，你知道吧。

碧 媽，你想我長大了會做著作家嗎？

蓓 說不定，好孩子——全看你自己。

碧 我也許要找個拿薪水的事，好嗎？

蓓 你從那兒學來那些話啊？

碧 你不是老和爸爸這樣說嗎？

蓓 是嗎？[？] 好吧，算我說過得得，碧兒乖——過了睡覺的時候了。

碧 我不能等爸爸回來嗎？

蓓 不行，好孩子。

碧 那麼，你可以叫他叫醒我嗎？

蓓 不行，好孩子。我不叫他叫醒你。

碧 媽，我睡着了，你可以叫他親我的嘴嗎？

蓓 這行，我可以叫他親你的嘴。現在總好了吧。好好和媽親一個嘴！睡吧！

碧 媽！

蓓 怎麼？

碧 隔壁人家今晚倒沒有開留聲機？

蓓 沒有，好孩子，睡吧。

碧 後面人家也沒有唱歌！

蓓 聽媽的話睡覺吧。不許再說了。

碧 媽！

蓓 怎麼？

碧 我不說了。我睡了。

蓓 好好睡吧！

（她走到左面去，一個人哼着；在桌旁坐下，預備做事。）

威 （一個多愁善感的青年詩人，輕輕地從左面進來。他瞧瞧蓓凱，然後把門關上，跼着腳尖走過去伏在她的肩
上。）
好嗎？

蓓 （一驚）哦，威侯，你嚇了我了！你在那兒耽擱了這些時候？

威 哦，話說起來長了。

蓓 你吃過飯了嗎？

威 沒有，我不想吃。

蓓 什麼事呀？又有了新的思想嗎？

威 蓓凱，等一下我告訴你。

蓓 (看他從袋裏掏出信來) 有信嗎？

威 是的——全是人家退稿子的通知單。沒有旁的，祇是退稿子的通知單！(把一疊退回來
的稿子扔在桌上) 我多麼希望有那末一個雜誌社換了退稿子的通知單的格式！(懊喪
地坐下來)

蓓 你弄到錢付房租沒有？

威 還沒有，蓓凱。(忽然) 老實說，我並沒有去弄。蓓凱，我非要寫那本戲劇不可！

蓓 (驚慌) 威侯！

威 我告訴你，我非寫不行，這就是我今天所做的——我坐在公園裏，反覆地考慮——
自從午飯時一直到現在！這是個一鳴驚人的思想。

| 蓓 哦，威侯，我全明白——但是我們正等錢用的時候，你怎麼能寫戲劇呢？就得要錢，好給房東太太好給雜貨店老板！

| 威 但是蓓凱——

| 蓓 威侯，你非寫點立刻賣得掉的東西纔行——人家一採用，就可以拿錢！最好是短篇小說，小品文字！

| 威 （發狂似地）但是你知道，我要是老寫短篇小說和小品文字，我總得做奴隸。我所賺的祇能一個禮拜一個禮拜支持下去。老做文丐，一年一年總是這樣賣文度日！青春去了——一生也完了！蓓凱，我必須勇敢地幹一下，做點偉大的事，纔能出頭呀！

| 蓓 但是威侯，你真傻！戲劇是最難賣的東西。一千一萬次中怕沒有一點機會呀！

| 威 但是蓓凱——

| 蓓 你聽我講。你跑到公園裏去做戲劇的夢——但是我卻要等在家裏看房東太太和雜貨店老板的臉。我告訴你，我受不了！老實說，我非回到舞臺上去，才可以維持這家

庭。

威 (哭喪着臉) 蓓凱!

蓓 我明白!但是我弄得無法可想了。房東太太天天來催——雜貨店老板又不肯通融。

我們再也弄不到麵包和肉了——我們全完啦!

威 唉!真糟!

蓓 我已經忍耐了八年,我們從來沒有想到會要這麼久的。你說一年——三年——那

時你爸爸必定會心回意轉,接我們回去,或是給我們點錢。但是你爸爸並不回心——

——你爸爸死後,錢都要捐給濟良所呢!我告訴你,親愛的,我非得回到舞臺上去賺點錢來維持生活才行!

威 (面露喜色) 你可以主演我的戲劇。

蓓 是呀——第一夜就要成了名角!這真是丈夫和詩人所說的話!我敢說,威侯,我祇好當個配角,講幾句話,拿二三十塊錢一個月——